

益脩文譚

己丑秋門人海山王賢謹題

徐
昂
著

益
修
文
談

序

徐益修爲文談十年。有所得必語我。屢示以稿。令糾正或推演之。數年前亦嘗爲列數條。旋失去。不復能記憶。今年。益修以其弟子將爲付印工。屬檢校。遂復讀一遍。舉夙昔妄度之什一。疥其次。生平性坦率。亦有解悟。不能時作短紙篋盈。即編如益修之勤。非益修之敦促。則亦不能大暑中揮汗爲此。可愧也。益修論制作篇。謂文言之歧起於周。當其竊謂始蓋出於史家重文。間以自創之用字法。而辭章家則揚其波。三百篇當亦有然。楚辭更大益之。至漢人重楚辭。而所爲乃愈益盛。司馬長卿子虛上林賦之狀山水草木鳥獸。及人物服御。蓋且廣搜諸字。以應奇句之用。其後甚至有尋古文奇字之類。藉展其才思。弘其聲音者。而洪容齋所謂劉歆用以入經。猶其一例也。益修審音篇言音韻之和協。其所爲詩經聲韻譜。列月出之詩。用字爲表。奇已枚叔七發。恍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恍兮。倂兮儻兮。浩瀟瀟兮。惝惝兮。亦殊異。歐陽公祭石曼卿文之音節極佳。人知賞之者。以全文僅二百五十餘字。而用雙聲疊韻字。乃至三十餘處。又益以協韻之十七

半則音韻相連。此字數居三之一。與人人有聲有節之天性。安得率意。謂之隨意所本。在古歌謠。在詩。在老子。荀子。屈子。特須如益修所云。任其自然。不當用意。以就韻耳。至所謂或每句協一韻。或間句協一韻。或換韻爲節。四言句亦有間二句爲韻者。如李斯會稽石刻頌秦德等文是。曾湘鄉以昌黎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墓誌銘用韻法爲創見。蓋偶忘之。益修創革。篇論減吳南屏許孝子傳字數。余亦嘗以四五小時教授此篇。曾演長之減削之。演長之式有三四。除論贊原文爲一百五字。演最長者字倍原文。而減削至於少三十字。劉子玄所謂省句省字者。學者誠不可不知之矣。雖然。事物有以樸爲美。而亦有以華爲美者。有以不均齊爲美。而亦有以均齊爲美者。是以文之簡或繁皆美也。要在得當。要在視氣勢及神韻爲如何耳。益修於記數篇引左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此文簡極矣。而考工記曰。人長四尺。崇於戈四尺。下曰。爰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下又曰。車戟常。崇於爰四尺。下又曰。曾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文之奇在以人爲本。而崇於人四尺。崇於爰四尺。崇於戟四尺。則不嫌其複。不嫌多用四尺字之。或傷語調。又有曰。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

錫居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并未云錫居六之一居五之一居四之一居參之一與下兩項錯綜變化。此蓋以錫居二金錫半。自有變化。否則數句之語調當更矣。惟學者當先知簡之法宜法。漢書衛青傳所謂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爲陟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不必如史記所謂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陟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然太史公之所以瑣瑣者。蓋全錄當時之詔。而孟堅則失去千三百戶矣。至考記數之法。在考工記亦多異者。梓人節且曰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旅。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觚三升句以下不謂豆十升。而用獻以爵三句不嫌其詞之多。蓋記工之文樸實。樸實則枯燥。且若帳。非文矣。故演之以益其趣。故首段粵之無錫也。十二句不簡之爲非無錫。函廬弓車也。夫人而能爲者也。兩句。此非強爲之辭。實不必援劉子玄議齊使跛者逆跛者數語而繩之也。讀益修記游與山水及書晉篇亦贅數言。柳子

厚山水游記爲空前絕後之作。而其所本則在所謂八代之衰者。漢魏六朝之狀物達於至工至精。此文章進化之極致也。劉季和以辭人麗淫而繁句輕之。而以三百篇一言窮理兩字窮形爲情貌無遺。似非確論。子厚乘文章進化之機緣成永州諸記。雄視千古。其形式至易見者爲潭中魚可百許頭數語出於吳叔庠與宋元思書。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四句。程氏演繁露謂本有竭字而子厚未用。此與劉夢得不題糕相等。唐人之守例然也。而大異於漢之作家。字不數用。則務廣博閱肆。已足矣。則務謹嚴矜慎。務謹嚴矜慎。亦所以止學者末流之弊也。狀聲之善者爲歐陽公秋聲賦及送楊真序之狀琴音。而自來善狀水者爲枚叔之寫曲江濤。木元虛之賦海郭景純之賦江。謝希逸月賦之前段。以在昔之文料鮮故失之質。而狀月處亦可謂極能事矣。近代善狀雲有憚子居游廬山記。張武昌贈我范伯子先生序。實足與之頡頏。善狀被難者則爲汪容甫哀鹽船文。益修內外篇所陳皆極細密。章實齋則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主旨如此。故甚詬震川之點評史記。然實齋操此論於當時可。若生於今日。應亦不能偏執。

也。古無讀作並行之初學。讀破萬卷。下筆成文。純由自然。讀作並行起於應科舉。斯時教者不得不以形式示初學。亦不得不即令初學學爲之。爲博取計也。今日則以亟求應用。故亦須重形式。故今日謂以文學納入科學中。實可謂仍行科舉時代之教授法。益修論制作。篇謂自古名哲不可磨滅之文。純其精氣積成。變化離合之處。莫不有神以馭氣。蓋文者精神之事也。拘形式即陋已。然欲求速成。則離形式將以何爲準。且古亦有言形式者。劉子玄史通是。實齋謂左氏春秋書人名字不成爲法。非注釋相傳有授受至今不復識爲何如人。是以後世史文莫不鑽仰左氏。而獨於此事不復相師。此亦就形式言耳。嗚呼。當今之世。吾甚懼談文者不真知有形式。而又甚懼談形式者忘精神爲文之主也。益修喜以馬班二書紀傳對比。是著亦及之。并舉左公穀相比。又取左傳國語與檀弓相比。余嘗編周秦漢文較。久未成。今略舉例附焉。左傳記魯桓之薨。曰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公羊傳則曰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擯幹而殺之。公羊氏爲後世人。故詳載之。擯幹而殺之。句非左氏所忍命筆。然此本左氏爲春秋時魯人而言。謂左氏非邱明。非著國語者。其語極渾厚。實已顯桓公薨之故。亦不待詳也。左傳記士蔿論大子申生。末曰。不

如避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晉語則曰。雖克與。不無所避。舉。與其勳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傳以曲取勢。晉語則較平矣。此皆左傳勝者也。左傳記晉平公飲酒。屠蒯語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檀弓篇則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檀弓子卯不樂三句。能括左傳辰在子卯九句。此檀弓勝者也。惟左傳於其末曰。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仲荀躒佐下軍以說焉。檀弓曰。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於今。旣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一爲史家文之收法。一爲議禮家文之收法。固自不同。檀弓記婦人哭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劉向新序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王充論衡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劉王語調皆遠遜檀弓。且末句皆贅。此亦檀弓勝者也。舉例若此。不能如益修之詳言。至曾湘鄉因昌黎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述先世後入主位不清。以昌黎他文之法爲準。爲易數字。則又就一人之文而較之。

者。益修重視句讀。居恒言之甚精。是著論文法篇及之。謹爲申其大概。竊謂近代人士句讀之訛謬。始於村塾授書。弗利長句。強斷之以就童子之口。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孔氏之遺書斷句。甚至口授時。以大學孔氏之遺書作一句。而初學亦若作一句。於今可見。亦若作一句。古人爲學。亦若作一句。至可笑也。張齋菴師譏課其少公子者。不能知孟子子產章惠字當頓。徑興而不知爲政五字連讀。則更無論矣。制藝盛行時。其文中語調。往往若詞章。不能爲句者。亦作一句。人皆習久而不察也。詞章句法。自古特殊。三百篇中樹之榛栗。椅桐梓漆。彼美淑姬。可以晤歌。皆分作兩句。父曰嗟。予子行役。作一句。古公亶父。亦可成一句。自此以下。詩歌辭賦駢文詞曲。以至所謂制藝者。皆沿之。漢魏散文中亦然。如曹子桓與吳質書。同乘並載。以游後園之句甚多。此語就上下文氣論。當分爲二。不然。行文時。可云同乘以游後園矣。故講究句讀。亦應視其文之氣機神韻如何。特不知句讀者。不當藉口爲說耳。由上所列諸因。即善爲文者。亦往往不能點句。魏武求賢令。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婬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盜婬受金而未遇無知者。各爲一名詞。得無有三字與乎字關

連。而於玉字金字處斷句。寧非至怪。且視兩而字又爲何詞也。試翻有點之書。訛謬者觸目皆是。安得盡削之。滌之以正學者之識。妄度之辭。列條爲七。姑縱吾筆以報益修。生來才智不逮丁。敗之。運思之精密不逮益修。與顧怡生。故至今於學一無成就。秉筆殊遽然自驚。不知四五十之數何忽焉。爲吾之年也。中華民國十有八年七月曹文麟序

自序

予爲諸生講授文章。忽忽歷二十年。退而筆其大要。依類次之。偏而不全。聊以整理思想已耳。居恒論文字。以正字學。詞性學。修辭學三者爲本。是編首卷起原。篇涉及形體。第三卷審音狀音。辭賦諸篇涉及聲韻。其詳則具予專著中。三卷外篇言構造剪裁之方。末卷言品詞性質與夫句讀區別。皆不越乎陰陽變化之道。姚姬傳古文辭不錄羣經。以高深尊之也。不錄諸子。以淆雜視之也。是編次卷所論各代文上及左莊。蓋以此二子者。尤後世文家所出入者也。若夫羣經諸子。則論漢書藝文志中稍稍及之矣。文章之運與時代遷移。而造詣之能傳者。多有精神獨至之處。不虛震詞華。不歧視宗派。於神味氣息而外。兼循求脈絡腠理。以此其疏密而辨其厚薄。詎非必要之事與。拙著旣成帙。歲有增易。今年秋生徒慙愚付印。因出稿正之一二朋好。曹君勛閣爲揮汗撰序。其所徵引。足匡不逮。私心感之。彥矧范君持稿去。謂每日清晨披閱。浹月可竟業。乃未及期而沒。嗟乎。予學無所底。精力衰耗。抱殘蟬伏。識見褊隘。諸師相繼殂落。知交又漸凋零。俛仰身世。慨嘆何如。海內士君子有是正予之紕繆者。尤靳禱之不皇也已。中華民國十八年秋徐 昂識

益修文談目錄

卷一 通論

通論上 名稱 起原 區別 關係 勢力一 勢力二 功用

通論下 散文與駢文 文體文與語體文 古文與時文 文學家之文與道

學家之文 文家之文與詩家之文 文人之文與武人之文 祖國

文與他國文

卷二 論各代文

總論 論文之賦於天 論文之鍾於地

分論 由清代上溯周秦

卷三 論制作

內篇 道 性情 理想 神氣 遊覽 事業 處境與享年 傳世

外篇

概論 創革 辨異 審音

分論 記敘論說 記敘 傳狀碑志 傳狀 碑志 記姓氏法 記言法

記時法 記數法 狀音法 記遊與山水法 論說 序跋贈序

書牘 箴銘 頌贊 哀祭 辭賦

卷四 論文法 句讀附

益修文談卷第一

南通徐 昂著

通論

通論上

名稱

吾國得開化最早之名譽。基於文字而已。言其始則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言其既則集畫而成者曰字。集字而成者曰文。要其主名固同歸也。文字者一國之骨髓。文可賅字。故於本國之文字。從其省稱曰國文。此因乎公名者也。以種族名則曰漢文。以國名則依附中華之名。飾以首字曰中文。或飾以次字曰華文。皆稱其本名者也。

起原

人之思想發於腦。傳於喉而進於顎。由顎而舌而齒而脣。復上歧於鼻。相軋相切。隨氣舒縮。遂成種種之變音。曲折宛轉。以達其情意。是謂語言。語言之音寄於虛而不足以徵實。

